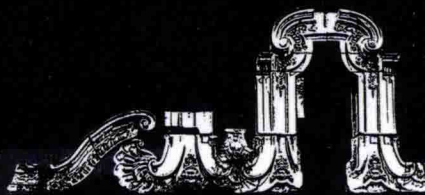


贞观十九年  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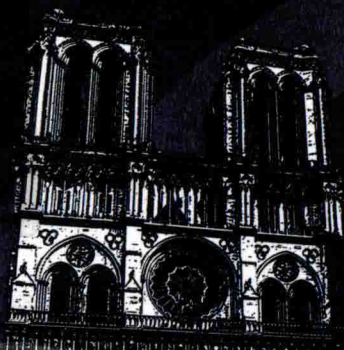


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织

关乎忠诚和使命、关乎信仰和正义

海晏的故事

1788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贞观十九年  
著

海晏的故事  
1788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海晏的故事 1788 / 贞观十九年著 .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108-7980-7

I . ①海… II . ①贞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9 ) 第 059164 号

## 海晏的故事 1788

---

作 者 贞观十九年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 100037 )

发行电话 ( 010 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
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

印 刷 河北盛世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30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7980-7
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公元1790年2月3日，农历己酉年，腊月二十，立春。此时的北京城尚在一片冰封之中。也许是为了给新年添些喜气，薄冰覆盖的内河急着开化，半冻的土地急着松动，路旁柳枝更急着冒出新芽，湛蓝天空上的骄阳已经爬到制高点，它格外努力地散发着光和热，好让所有造物赶紧醒过来，庆祝春天。

紫禁城外理藩院，两位校正汉文官（翻译）也正急着办一件差事，半点不敢分心。其中一位把去年的日志从档案架上请下来，翻到一页，用一根手指头卡住；另一位把日志右侧的装线剪开，把线伸出来。二人配合极为默契。日志松散后，前一位把那页拽出来，随手扔进旁边火盆里，纸入了炭火立即焦黑化为灰烬。后一位把桌子上另一张写着“今日无事”的纸放到被撤走的位置。然后，他们把书页齐整，缝好装线。这本乾隆五十三年理藩院日志，便似原封不动地又被请回了档案架。

年纪轻些的那位文官，见四下无人，便和年长的同伴说：“大人，咱这差事算是办完了吧？”

年长者赶紧提了口气，挺直上身，扁了下嘴，又吐出那口气，俯下身，把手停在胸前，手掌朝下摠了摠：“千万不能声张，保全脑袋啊。”

我们的故事，就是从那张被烧毁在炭火里的日志开始的。



- 001... 第一章 壮心不已
- 018... 第二章 秋风走马出咸阳
- 026... 第三章 长风几万里
- 040... 第四章 客心何事转凄然
- 051... 第五章 犹如故人归
- 062... 第六章 断肠声里忆平生
- 067... 第七章 山有木兮木有枝
- 077... 第八章 对影成三人
- 084... 第九章 春草明年绿
- 094... 第十章 凌寒独自开

- 112... 第十一章 故人还寂寞
- 124... 第十二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
- 132... 第十三章 孰云吾道非
- 138... 第十四章 杯酒释兵权
- 150... 第十五章 循环不可寻
- 163... 第十六章 守拙归园田
- 174... 第十七章 古来征战几人回
- 182... 第十八章 灯火阑珊处



## 第一章

# 壮心不已

乾隆五十三年夏，公元1788年8月的一个黄昏，北京西北方向，圆明园西洋楼，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背南朝北，坐在阴凉处。环绕他的是雕刻着西洋武器——军旗、甲冑、刀剑、枪、炮的五扇石屏风。老人家看着对面的喷泉龙飞凤舞的翻腾，反复思量着。

他是大清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。末伏的炎热让人烦躁，幸好傍晚起了风，凉爽从天而降也给人带来了好心情。弘历一时兴起，下令开启大水法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观水了。于是，这位老人便稳稳地坐在这把被西洋兵器包围的龙椅上，欣赏夕阳下的水流如虹，想着他的家国天下。

“六年半，这把龙椅还能坐六年半。”水流震耳欲聋，但不妨碍他深思熟虑，“既不可越祖父康熙执政六十一年之限期，余下六年半，还有何可让朕之传记再添一笔浓墨重彩呢？”

想着想着，眼前渐渐浮现起早年与洋人郎世宁、蒋友仁一道设计西洋楼图稿的场景，几位洋人都已故去，这让回忆变得更加珍贵和温暖。自康熙年间的“礼仪之争”后，能留在京城的西洋人就不多了，只有那些具备科学、文学、艺术等卓越才华的饱学之士，才

会被皇室聘用，以专家、顾问身份效力朝廷。这些西欧的使者们，不比与大清接壤的俄罗斯使者，在京驻扎个十年八年就轮换回乡了，他们大多与明朝万历年间的利玛窦一般，终老于京城，而原因或是最初就立了誓——终身不行婚娶，母国的牵挂少些；或是往来一次的海路实在辛苦难耐，少则两年，多则三年，总之，没有什么退路的西洋人，视东方事业为毕生所求，倾其所有向大清贡献所学。洋人们带来了与东方文明不同的西方技艺，加上他们心直口快、活泼有趣的言行风格，虽然弘历谨记先帝雍正爷对洋人的严苛之律，但也不免赏识这些人。

“大水法机械维护，满朝文武竟无人胜任，蒋友仁那张世界地图，也没再更新。”他心里念叨着，转身对贴身太监说，“明天让钱德明来一趟。”水声太大，太监急忙站到皇帝身旁，“明天让钱德明来一趟。”弘历提了口气使劲喊着，“去诸奇趣，让他带个西洋厨子来，朕和他一起用西餐。”

法国人钱德明，本名让·约瑟夫·阿米奥，法国遣使团团长，年逾古稀，乾隆晚年北京城仅剩不多的西洋人之一，他是弘历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，在内阁蒙古堂行走；也是法国科学院驻中国通讯记者，而他最重要的身份，则是法国驻华使团精神领袖。这几日钱德明正在西直门新街口巡视这里的西洋建筑。

钱德明和蒋友仁都是法国人，钱德明正是在同乡蒋友仁的引荐下，凭借出色的文学、史学和音律才华，被乾隆爷赏识。

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，西欧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各地宣言他们的“现代文明”，葡萄牙、意大利、法国都从17世纪开始向东方输送自

己的专职使者。钱德明和前辈们，正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产物。钱德明所在的使团已有百年历史，到他这一代，即使达官贵族子弟，也得经过层层选拔才有资格进入。怎奈花开花落，十多年前的1774年8月，母国传来遣散驻华使团的消息，蒋友仁急火攻心，一病不起，不日便故去了，甩下钱德明独自一人收拾残局，带着剩下的几位法国同乡在北京谋生计。蒋友仁的过世只是祸事之一，随之而来的，还有他们苦心经营百年的学校、医院、孤儿院甚至墓地，都得依律，上交给地处罗马的一个组织。一旦这些地界儿交出去，他们几个法国人是否还能住在西什库，都得再议。一纸遣散令，却更像是这些洋人的夺命符，如何活下去，是钱德明要着手处理的事情。他想起早年法国使团刚到北京时，曾借住在其他使团的居所，那真是受了不少刁难，这次一定得拼尽全力，保住自己和同乡们的容身之地。钱德明思前想后，都觉得要存活，只能更加依附于中国皇室，一可保卫母国的财产，二可为自己留口饭吃。

北京城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处西洋人公馆，分别是法兰西购建的西什库北公馆；葡萄牙购建的宣武门南公馆、王府井东公馆；意大利罗马购建的西直门新街口西公馆。葡萄牙和法国使团面临相同的命运，钱德明便联合葡萄牙使者一起在北京斡旋，终得母国王室和大清朝廷护佑，乾隆颁布旨意：各公馆财产依旧归属所在国，这才保住了法国西什库产业的所有权。几位法兰西总算松了口气。但紧接而来的，是管理权必须移交。钱德明所属的团体已经解散，巴黎那边来了新的遣使，所有的管理权都得移交给那些新来的同乡。此时的钱德明已经不敢再做更多争取，他们和同僚们还能有地方住

已经不错了，何况可以继续在西什库公馆里生活，便是知足了。

缺少了遣使身份的洋人们，特别是前团长钱德明，更为卖力地为大清做事。七十岁的钱德明，本想弃笔安享晚年，但在此光景下也只能笔耕不辍。书架上早已摆满了著作：《盛京赋》《中国兵法》《孔子传》《中国通史编年摘要》《中国古今乐记》，为了巩固自己在清廷的政治地位，并维持生计，他毛遂自荐，要依据圆明园西洋楼，结合北京城里的西洋建筑，撰写《西洋建筑参考》。获准后，钱德明得到一笔经费，开始巡回东南西北四座公馆，搜集各处建筑资料。近几月他正在西直门新街口西公馆驻扎。

西直门新街口西公馆是四座公馆里最小巧的，属哥特式建筑风格，建筑资料和图纸简单易整理，原本早早即可结束，但他发现这里也正是极好的僻静之处：前厅狭长，钟楼微小，紧密的空间给人安全感。自使团被解散后，为了国家和同僚们，他可谓心力交瘁。近日，法国又传来财政困难，政局动荡的消息，这让早已疲惫不堪的钱德明，更多了几分苦楚，“巴黎要重新召开三级会议，这，这真是前途未卜啊。”已来大清三十八载春秋的钱德明越想越焦灼。

创建西直门新街口西公馆的德里格是意大利人，建筑资料都是意大利语。钱德明以文件乃意大利语，翻译耗费精力大为由，延长了在这儿的驻扎时间。意大利文资料，他交给了自己的一位女学生负责整理。这位女学生是洋人们路过澳门时顺带来北京的厨娘的女儿。

厨娘在澳门时就以为当地的西洋人做面包和糕点为生，她的手艺极好，特别是烤面包，酥软浓香，足够外来者借此怀念故乡。厨

娘父母过世得早，兄嫂又极尽刻薄，便早早离了家，专职在洋人们的厨房服务。后来听说他们要带一位厨子到北京，她自愿随团北上。

入京后，洋人们的面包都由厨娘负责烘烤。钱德明与喜欢物理的六阿哥永裕、时任理藩院尚书和坤都有频密交往，为巩固使团地位，浓香酥软的面包被钱德明奉为西洋礼物，呈献给这几位显贵。后来，和珅府上干脆聘厨娘为西点辅导师傅。一来二去，厨娘与和府的管家日久生情，成了婚，生下一个女儿，就是钱德明的那位女学生。原本他们一家三口应过着风调雨顺的日子，但厨娘生产时落了病，三年后都未能再生产。急于有后的管家想纳妾，厨娘不情愿，但也不忍夫家断后，便自愿被出。而后厨娘就带着年幼女儿回到西什库钱德明那里。

母女最初挤住在公馆后院女校的房间，随着各地来京学习拉丁文的人越来越少，女校就慢慢解散了，所有房间便为这对母女专有，卧房、书房、钢琴室、储藏间……厨娘给达官显贵们烤面包，是有额外收入的，她把大部分收入拿来换了食材，放在储藏间里，专为洋人们烹饪西式美食；厨娘的面包笼络了大量贵族家眷，这些都让使团非常欣慰。作为回报，洋人们允许厨娘的女儿在各公馆随意出入，小姑娘由此跟着这些饱学之士学习各国语言，以致自小就精通了法语、英语、拉丁语，再加上对文学、史学、科学的耳濡目染，渐渐地，师出名门的小姑娘长成了使团的得力助手。厨娘的女儿，叫易远瀛，取自圆明园西洋楼远瀛观。远瀛此时刚满十六岁。钱德明来西直门公馆，带着远瀛，让她整理意大利语的方案。

北京夏日的午后，让所有人困乏不已，远瀛也瞌睡地点着头，

手里的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文稿已经混乱到一起了，她原本是要将它们分开的。她使劲眨着眼睛，希望能提提神，可是再怎么努力，还是昏昏欲睡。低垂着的头快要磕在书桌上时，公馆的大门“吱呦吱呦”地响起，这响声总算惊醒了她，让她马上来了精神。远瀛心里暗自笑起来，她最喜欢跟着洋大人们接待来访的客人，这个时点来访的，除了宫里人也没有别人了。不一会儿，楼下有人上来，说宫里的公公来传话了。远瀛脸上挂着收不住的笑容，急忙起身，搀扶钱德明下楼。

“钱大人，皇上请您明天进圆明园，一起用午膳，还请您带上咱公馆里的厨子。那就麻烦您走一趟啦。”公公站在门口笑嘻嘻地说道。

“有劳公公，还请进屋喝杯茶。”钱德明拱手道。

“不了不了，您忙着，我还得赶紧回圆明园伺候着。”公公继续笑着说。

远瀛急忙从身上取出一小块银子，递到公公手里，说请公公用茶。远瀛是心甘情愿拿这块银子来感谢公公的，平日里，她的活动范围不外乎就是家里、学校、西什库、西直门，未免无趣。北上圆明园，是她最期待的事。

“你母亲的主体肯定是去不了了，你能行吗？”钱德明送走公公，转身对远瀛说。

“可以，面包，沙拉，香肠，南瓜汤，这些都不难。”远瀛低着头掰着手指头说，她不敢造次，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，但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

“那好，去西什库和你母亲请教请教，把要点记住了，晚上先演练一下。”钱德明看她欢喜的样子，也跟着笑了。

厨娘近日咳嗽越发严重，用了不少镇咳汤药，都不见成效。远瀛轻声向母亲告知，母亲稍做了几句指点，就撑不住又睡着了。见状，远瀛赶紧帮母亲把枕头垫高一些，把薄薄的被单盖好，又将窗子打开一点缝隙。她既怕母亲受凉，又怕母亲中暑。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才不舍地关上房门，到厨房演练明天的午膳。

远瀛已经在母亲的监督下，为皇家和王府准备了很多次西式膳食，她并不觉为难，只是兴奋地等着明天快点来。

反倒是钱德明倍感重负，他预想皇上召见，八成又是商议回访谈法兰西之事，虽已经商讨数次，但均无结果。钱德明希望明天的午膳，皇上能做个决议。

“老师，皇上是不是又找您商议去法兰西的事儿啊？”远瀛从西什库回到新街口，她得明天一早和老师一起从这里出发去圆明园。

“嗯，应该是。”

“Pomme de terre阿尔卑斯薯饼，食材为面粉、鸡蛋、牛奶、土豆、白薯、盐、糖，然后煎半个小时，咸甜适中，软润绵滑。西什库的大爷大妈们都喜欢呢。”远瀛其实想说，皇上虚岁已七十八岁了，牙口适合吃软糯的东西。

钱德明看着她，又转头一想，笑起来道：“你这用意是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远瀛笑着点点头，她总是信任美食，认为没有什么是一桌色味俱佳的美食解决不了的。

次日，天刚刚亮，远瀛就起床洗漱，把头发仔细地梳了又梳，到大门口等着老师一起出发。偌大的北京城，和远瀛一样早起的，还有出摊儿的商贩，赶着去衙门的官员，挑着货物跑腿儿的伙计……远瀛站在公馆门口，看着这些人在眼前左右穿梭，不时回头瞧瞧院子里，琢磨着老师怎么还不出来。急着去圆明园的远瀛，总算盼到老师被人搀扶着出来了，便赶紧上前，扶着他上了车。

“师傅，咱们快走吧。”远瀛的声音，再也藏不住她的喜悦。

二人躲开了天亮后西直门的拥堵，顺利地出了城门，只是刚一出城，路就不好走了，马车颠簸摇晃，让人头晕。远瀛帮老师掀起小窗的帘子，让他可以看看西郊的风景，感觉舒服一些。车马一刻不敢停歇地赶路，他们得尽早赶到离西洋楼最近的圆明园东北门，这样，近来腰腿疼得厉害的钱德明就可以少走些路。古稀之年的钱德明，忍着从西直门到圆明园的一路颠簸摇晃，到达东北门。下车后他使劲伸展了腰腿，然后，远瀛搀着他，进了圆明园。他们走过远瀛观，穿过海晏堂，来到谐奇趣。远瀛一边走，一边仔细地打量着这些西洋建筑，她时常过来，但永远看不够。

“你还真是看不够啊。”钱德明边走边对她说。

远瀛笑着，跟着老师的步伐，不好意思地解释着：“我更喜欢谐奇趣的厨房，那儿的食材比和府上的食材还多。灶台、刀具、锅碗都用着顺手。”

圆明园谐奇趣，据说是北京第一家西餐厅，弘历兴起时，便在这里宴请臣下。

“德明，去法兰西要走多久？”弘历举起酥软的面包，蘸了一

点油。

“回皇上，走水路八个多月吧，法兰西使团和之前留学生们都是走这条路。”钱德明仔细地回答。

弘历默不作声，看了看摆在餐桌上的地球仪，这是按照蒋友仁的世界地图制作的地球仪。“是怎么个走法？”说完舀了一勺南瓜汤。

钱德明已经几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：“回皇上，从广州到澳门，然后出海，坐法兰西东印度公司商船，经马斯卡雷涅群岛，绕好望角，沿非洲西岸北上，直航法兰西洛里昂。”钱德明手拿汤勺，却顾不上吃，伸着头殷切地回答。

弘历默不作声，近来耳朵越来越背，那些复杂的洋文地名，更听不太清晰，他用叉子把西红柿和洋葱塞进嘴里，其实这条路他早就在心里走过几个来回了。

钱德明嗅到此次商议可能又无果而终，想着组织被解散，巴黎三级会议即将召开这些糟心事，倒给了他勇气，索性豁出去冒昧谏言：“回皇上，不妨找几个人，先行到巴黎走一趟，公关一番，若一切顺利，再昭告天下，派使团出访。”

弘历低头切了一小段用肉泥做的香肠，品尝后，对钱德明说：“嗯，不错。香肠不错。”

“谢皇上夸奖，您试试薯饼。”钱德明赶紧笑着应承道。

“大水法的机械维护，也是个问题，能不能请个懂机械的科学家来。”弘历用手拿起薯饼，边吃边用另一只手指着薯饼点着头，示意好吃。

“回皇上，这当然是微臣希望的，路易国王也一直期盼加强大清国与法国之间的交往。”钱德明见皇上竟然松了口儿，兴奋起来。

“嗯，西洋之术应该为我大清所用。”弘历低下头，又喝了一口南瓜汤。

“皇上圣明。”钱德明起身鞠躬拱手作揖道。

“德明，坐坐，你们法兰西的膳食，甚是美味啊，来来，你也吃。”弘历笑着说。

钱德明深知皇上的脾气，这么多年，他对皇家节奏的拿捏也极为精准，便立刻话锋一转，向万岁爷介绍起家乡美食。两位七十有余的老人，耳朵都有些背，互相喊着话，惹得厨房里的远瀛都能听到。

声音洪亮的对话持续了好一会儿，笑声回荡在谐奇趣宽敞的厅堂里。但弘历终究没有在餐桌上许诺什么，不过，好像又有所推进。

饭后，钱德明笑着问远瀛：“看到海晏了吗？”

“我去找找。”远瀛脱下煮饭时穿的白色罩衣，把灶台上的菜叶顺手拾起来扔进废物桶，带上腰牌，走出宽敞明亮的西式厨房，朝远瀛观去找海晏。

海晏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。

海晏是西直门新街口的洋人们收养在门房儿的孤儿，一个混血儿。捡到海晏的那年，正是远瀛出生的1772年，他被人扔到公馆门口，一位姓王的洋人把他抱回房内，并给他取名为王海晏，取自西洋楼海晏堂。

街里街坊的大爷大妈们说海晏长得像洋人，深眼高鼻，头发卷

曲，呈棕黄色。但洋人觉得，他还是更多华人模样。经常有人拿海晏打趣：“海晏你牛啊，在洋人眼里你是汉人，在汉人眼里你是洋人。”后来海晏也调侃自己：“我在哪里都是外国人。”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外国女子，所以，人们猜测海晏是俄罗斯商馆的洋人和北京姑娘的孩子。大家可怜着这个孩子，允许他不蓄发不梳辫子，而是和洋人一样，留着短发。

海晏从小被养在门房儿，远瀛娘把远瀛的奶水分出来给他，有时不够吃，新街口的大娘大婶们就用小米粥喂他。这孩子底子好，即使饱一顿饥一顿，也径自长得高大。长大懂事儿一点了，就在公馆里做些清洁、整理、丢弃杂物的活计，也时常把丢弃在公馆门口的小弃婴抱起来，然后和公馆的洋人一起，把小家伙儿们送去通州孤儿院。长到该读书时，他请远瀛妈做了一个漂亮的书包，自己背着去西什库学校读书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海晏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、漂漂亮亮，又懂洋文的大小伙子。洋人们都喜欢带他出去，格外提气。他也特别喜欢跟洋人们到处溜达，特别是去圆明园维护西洋机械，那简直成了他的专职差事，有事儿没事儿就跟着马车蹭进圆明园。新街口、西什库、学校、圆明园填满了他的日子，虽辛苦忙碌却快乐充实。他时常拿着自己的圆明园腰牌，和洋人的入京腰牌比，看看谁的更亮、更闪耀。

海晏性格开朗阳光，能说会道，很多太监都爱跟他搭话聊天。甚至，有些公公为了和他多接触，就托他保管一些宫里弄出来的青花碗碟。